



菊英入馔恰秋时

□ 蜀水巴人

菊花入馔，其来也久矣。屈原《离骚》有句：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。餐桌上一筷子下去，不经意之间却一下子探向了几千年的历史，这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！

拿菊花入茶，是比较常见的做法。杭白菊一大把抓起来，搁进玻璃茶壶中，冲入开水，一朵一朵的黄白小菊，就争先恐后地浮上水面，细细的花草次第舒展开来，玻璃茶壶里简直开了花阵一样。单朵的贡菊，放进素净的白瓷扣碗，一旦冲泡起来，流波微漾，金色满盏，恍然间使人觉得，菊花岂止开在枝头，她照样可以好好儿活在白玉盏中。关于菊花茶，明代谢肇淛于《五杂俎》中给出一法，菊蕊将绽时，用蜡封好花苞，等到枝头菊英不再，把蜡封的菊花入汤泡茶，“蜡化而花苞，馨香酷烈，尤奇品也”。其实，这般“奇品”并非谢肇淛原创，蜡封雏菊源自宋代林洪《山家清供》里的“汤绽梅”。蜡封，延缓了梅英菊英的恣意怒放，却也衍生了人们另类的口福。

花品入菜入汤，做羹做粥，其实紧密应和着时令。三月桃花开，就有桃花酥；五月槐花放，则有槐花饭。金秋菊英舞，先就可以拿来煮粥。用开好的菊花煎出汤来，在盛满菊汤的砂锅里下粳米，慢慢地用小火熬起来。候粥快熟的时节，再略微撒一点儿红亮的枸杞。深秋霜至风劲的当口，捧一碗这样的菊花粥，是一种舒心暖胃的享受。菊花鲜嫩的花瓣儿也可以凉拌，餐桌上常见的蓝莓山药，被有心的厨师点缀以金菊的花

片，再端上桌子时，已经很有一些南山采菊的意境。

广东人进补的首选离不开蛇羹，做这道羹时，顺德的厨子要拿白菊的花瓣来相配。灶上的蛇羹搭配着药材，在油亮的煲中汨汨作响，提醒着老饕们秋季的来临。即将煲好的蛇羹，起灶时刻，一定要细细地码上晶莹透亮的白菊花花瓣。缺了这个点睛，就失了粤菜的精髓；缺了这个过程，就不配叫做老广的菊花蛇羹！而菊花火锅，现在早已经南北风行。无论是清汤还是红汤，都可以与菊英相伴相融。油亮的红汤衬着金色的花瓣，奶白的清汤漂浮着白菊的花瓣，枝头乱颤的花蕊忽然变成了桌上令人垂涎的景致，这样的汤底端上来，大快朵颐之前，先就给足了人们审美的眼福。

嫩嫩的菊花叶子，被古人拿来，仅仅佐以盐姜快炒，便有了一个好听的名目，叫做“紫英菊”。唐代诗人刘禹锡心念念的“菊苗芽”，却原来是她力捧的菊花羹。一直流传至今的菊花鸡丝，向来是川菜里的名菜。除了点茶做羹入馔，菊花更可以酿酒，这一点似乎更被古人看重。古法酿制菊花酒，大致有两种酿法。一种是从发酵酿制阶段，就加入菊花，菊香细细浸入酒香。一种是将菊花用细纱囊包裹好，悬空吊在大酒缸间，依靠熏陶慢慢入味于酒间。“菊气先熏酒，萸香更袭衣”，唐朝苏瑰的这句诗，写于重九登高之日，不但点明了其所饮菊花酒的制法，更交待了畅饮菊花酒的季节——深秋霜浓，唯有一杯菊酒，可

以慰心，可以消散离情。

《红楼梦》第三十八回煞是热闹，大观园一众人等菊酒赋诗，狂吃螃蟹，而潇湘妃子蘅芜君则大逞才情，其中一个细节很有意思。“凤姐一边给贾母剥蟹肉，一边又命小丫头们去取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，预备着洗手。”原来这菊花，除腥净手依然离不开也！即便现在，菊黄蟹肥的时候，酒店里给吃蟹食客们的净手家什，仍然还是一盏盏的菊花水。

于饮食一道，菊花之功可谓大矣。好事的古人意犹未尽，又将菊蕊塞入枕中制成“菊枕”，据说可以明目醒脑。是否实有奇效不得而知，但是，说到菊枕，我倒是十分喜欢元代著名回族诗人马祖常所写的《菊枕》：“东篱采采数枝霜，包裹西风入梦凉。半夜归心三径远，一囊秋色四屏香。床头未觉黄金尽，镜底难教白发长。几度醉来消不得，卧收清气入诗肠。”秋色秋香秋食秋意，全部浓缩在一朵秋蕊之间，实在是一种奇妙的相逢。

宋代史正志在《史氏菊谱》里，总结菊之所以“宜贵”的原因，言“苗可以菜，花可以药，囊可以枕，酿可以饮”——玩味再三，似乎还可以加上“色可以秋”。

唯有人秋，方见菊英，也才有了随之而来的一切。



巴人说事



野菊花

□ 马从春

秋天的郊外
山坡或者小径边
一丛丛一簇簇
金黄动人的色彩，恰似
耀眼的秋阳

在深秋的风中，雁阵
正在向南迁移
漫天的黄叶簌簌而落
迷人的野菊花
固守着晚秋最美的风景

火红的枫叶里
秋天一层层加深
寒流即将抵达
每一朵小小的野菊花
都在做着傲霜挺立的准备

深秋

□ 张勇

老屋门前的那株槐树，傍晚
总是唧唧喳喳挂满鸟鸣
念叨着村庄的故事
村南的小河，匆匆忙忙赶路
要在小雪前抵达思念

秋收后的乡村，静静等待
一个农历节日的到来
屋后的稻草堆，收藏了
又一茬旺盛和破壳的喜悦
秋的重量悄悄沉入
金色的情节

稻草人终于可以歇息
偶尔会辨认风向
谛听农事的响声
那一顶草帽沿儿，想遮住
一张脸的沧桑

霜降走过，雪片也会
在某一个时间同寒冷飘来
所以要抓紧时间，在月光
流泪前腌好豆芽、红萝卜
再买回那瓶老酒
和老屋干杯



■ 赐稿邮箱:dtwbzj@163.com

霜晨月

□ 任随平

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，于秋而言，这是绝美的景致。

何况，月色朦胧，晨霜淡淡，这景致，不就是画境吗？

画月色，最是秋晨。秋晨的风，是藏匿起来的，在场院的拐角处，在草垛的间隙里，在山坳，在密林。醒着的，唯有月色了，清清凉凉，像是从毛边纸里透出来，蝉噪一般，挂在西天高处，看月的人，总是早起，倚了门框，斜斜地立着，若是女子，必是披了红色的披风，那斜倚而立的姿势就容易让人看成是一湾斜月，只是这月色热烈，酡红，仿若春天一般，不过，秋天的山野亦是斑斓，多彩迷丽的，于是，远处静默的人就不再向往春色了，而是定睛在月色朦胧里的这一抹酡红了。

脚步挪移着，缓慢，轻盈，有若幻梦。

而月色，亦在挪移着，一寸一寸，有时候我就想，或许这月色是静默着的，挪移着的，是月色背后的天宇，抑或天宇低处的村庄和道路，还有辽远的旷野。月色的清辉洒下来，潮潮润润，润在黄叶尽去的枝柯上，润在村巷转角的墙垣上，枯了的草茎上。突兀之间，挪

移脚步的人如梦初醒般，脚步急急地赶了过去，向着墙垣上的丛草，准确地说，是一坨枯了的草茎，枯叶已被初秋的风带向了远方，这月色便和了薄霜，婆婆娑娑地凝结在草茎上，晶亮，剔透。定睛看时，这薄弱的晶莹里便透出了草茎的纹理，清清楚楚地亮着，似乎还散逸着冰凉的清香。近观的人忍不住内心的惊奇，果真凑近了鼻息，意味深长地嗅着，谁知这清香却是早已弥散了，唯有丝丝缕缕的清涼，入得肺腑，在五脏六腑间游走着，清涼着。

久了，看霜的人举首望月。

月便在氤氲氤氲的藏蕴里，正向着西天的方向翻过去。

这时，却望见了紧邻山坡的杨树林。深秋的杨树，经了霜，残存的叶子耀着薄霜的光芒，远远望去，叶片上像涂过了亮色一般。突兀之间，就有叶子脱落下来，旋舞着，若是在近旁，你一定听得见落叶着地的脆响，干冽，有金属的叮当声。或许，这叮当声里，就包含了落叶对大地的叩问，抑或皈依的呼唤。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，这落红，便是秋晨最美的风景，而这双赏秋的眼眸，便是幸福的，赏秋的

心，便是温暖的。

漫步山野小径，不知何时，这清辉浓郁的弯月已然翻过了远山，落进了山坳里，唯有遍野的薄霜明丽着。

从山坳边爬过来的，是睡眼惺忪的阳光。

秋晨的阳光，有点累，轻缓，似乎比梦更薄。

而秋霜，在阳光里，便开始窸窸窣窣地碎裂开来，发着哗啦啦的声响，似乎每一根草茎都在开口说话，每一棵树木都在喷薄出体内久违的言语，像一场盛大的礼乐，奏响在辽阔大地。而羊群，不知几时已漫上了绳索一般缠绕的小道，在辽阔的山野漫开来，崖畔，杨树林边，地埂上，像是突然之间盛开的鲜花一般，素白，云朵一般弥漫着。羊群的脚步细碎，奔跑起来窸窸窣窣，干硬草茎上结着的冰霜也就在细碎的脚步里碎成了冰晶，借着斜坡，借着斜坡上散碎的阳光，这散碎的冰晶就在你的眼眸里飞，针芒一般，却让人喜欢不已。

于是，站立山野的人，耳廓，眼眸，整个儿的都成了秋晨的器物，盛满秋声和热爱。

若梦，若醒，若歌吟。